

从建筑形制 品读泰山关帝庙的古韵风华

□孙泰灵 姚敏



登临泰山，自红门启程，沿古盘道蜿蜒向上。在起始处西侧，一座古朴庄重的古建筑群静静伫立，这便是泰山关帝庙。关帝庙依山就势、顺势而建，秉持坐北朝南的传统规制，整体格局规整大气、错落有致。庙宇东西跨度74米，南北纵深80米，总占地面积5920平方米，其宏大的规制，足见古刹之庄严与深厚底蕴。在空间布局上，庙宇清晰划分为东西两大功能区域：东院由山门戏楼、拜棚、东西配殿、崇宁殿、观音殿等组成；西院为山西会馆，包括正房、东西厢房、春秋楼等。岁月流转，古刹留痕。关帝庙留存着丰富的历史遗存，庙内完好保存明清碑碣23通，详细镌刻着庙宇修缮沿革、民俗纪事、商旅往事，是研究泰山古建筑、民俗文化、商贸历史的珍贵实物史料。庙宇门前石狮对峙而立，威严古朴，守护一方古刹，为整座建筑群平添雄浑气场。

历史沿革：层累的时空印记与历史见证

泰山关帝庙建于明代，由在泰安经商的山西商人营造，清代、民国时期屡有拓修。康熙初年，随着晋商在泰安的贸易扩张，商户们开始增设大殿（崇宁殿）、拜棚、钟鼓戏三楼等，既供奉同乡先贤关羽，也借修庙提升行业声望。乾隆十三年（1748年），乾隆帝东巡泰山，为关帝庙

题额“神威巨镇”。乾隆十五年（1750年），创建山西会馆大厅及厢房。咸丰九年（1859年），众人修缮庙宇，突出建筑的“礼神逻辑”。民国六年（1917年），于关帝庙后院新建“青未了”轩（即现在的圣母殿）。1992年，关帝庙被列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；2006年，作为泰山古建

筑群的组成部分，随群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；2025年，泰山管委和泰山文旅集团加大对关帝庙壁画绘制工作的支持，开启了泰山文化传承的新篇章。

这座庙宇的发展轨迹贯穿明清、民国至今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历史脉络。院内碑刻记载了从始建到扩建修缮的系列事件，反

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。1928年“五三惨案”后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临时治所迁至泰安，关帝庙被选为省政府主席临时办公地。1932年至1935年，冯玉祥寓居泰山期间，曾在关帝庙等地创办军事训练班，培养抗日指挥人才。这一史实，使关帝庙成为研究近代地方政治与军事教育的珍贵实物见证。

建筑形制：官式规制与地方匠心的融汇

与其他晋商会馆不同，泰山关帝庙东西分置的院落格局，构建了“庙为精神核心、馆为实用载体”的共生体系。匠人利用地形高差，通过拾阶而上的抬升设计营造多进院落；层层上升的台地使人行走时几乎始终处于仰视状态，从而以有限空间营造出“以小见大”的张力。”

影壁作为建筑群的空间肇始，长10米、高4米、厚0.8米，青砖砌筑，布瓦硬山顶，白

底墨书“神威巨镇”四字，旨在信众步入庙宇前营造氛围，以强化关公文化的“神圣性”。

山门戏楼为一体两用的复合建筑，总占地面积为108.62平方米，南面为山门，北面为戏楼，呈“凸”字形布局。山门为两层硬山建筑，戏楼为下层十字拱券戏台、上层歇山戏亭的独特结构。这种“门”与“台”的一体化设计，巧妙整合了“入庙”的礼仪性与“观戏”的娱乐性。

拜棚位于东院中部，为面阔三间的卷棚悬山顶建筑，四面开敞，可拜神、可观戏，实现“一堂多用”。该木构采用“彻上露明造”，绘有龙草枋心、墨线小点金旋子彩画，装饰等级较高。此处曾作为冯玉祥将军的讲武堂，见证了近代爱国军事教育，也承载了厚重的爱国主义记忆。

崇宁殿为关帝庙的正殿，是整座庙宇的信仰核心，建筑面积133.5平方米，单檐硬山顶，面阔

三间，带前后廊。殿内保存完好的明代梁枋彩绘，以龙纹和玺彩画和墨线小点金为主，色彩华贵，线条饱满，是明代官式彩画工艺的珍贵实例。

东西配殿对称分布于崇宁殿两侧，形制基本一致，体现了严格的等级规制，又在细节处注入灵活性。

西院的山西会馆正殿面阔五间，进深三间，建筑装饰较主庙更为简朴实用，是晋商“敦乡谊、议商事”的务实空间。

多元价值：三重价值的交织共生

历史价值方面，关帝庙的发展脉络折射出中国古代庙宇建筑在形制、功能、文化内涵上的演变。庙内23通碑刻直接或间接反映了泰山乃至泰安当时的历史面貌。关帝庙曾作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临时办公地、冯玉祥讲武堂，见证了泰山地区在动荡时局中的特殊军政活动。

艺术价值方面，建筑群主体遵循官式规制（如旋子彩绘、脊兽装饰等），同时在细节处融入地方工匠的自由创作，二者结合实现

了官式形制与地方技艺的有机平衡。崇宁殿明代彩绘因清代增设天花而免遭风化，20世纪90年代经科学修复重现原貌，成为古代彩绘保护与修复的典型案例。

社会价值方面，关帝庙是忠义信仰文化认同的物化表达。泰山关帝庙作为跨越时空的文化融合地标，其演变轨迹生动呈现了商帮信仰与地域文化的深度互构，反映了明清时期商帮文化、地域信仰与泰山本土文化的融合。

泰山关帝庙历经明清扩建、民国功能转变及当代修缮保护，已不仅是一组建筑遗存，更成为融合商帮文化、地方信仰与泰山本土传统于一体的立体史书。“东庙西馆”的格局在功能上实现了“信仰与商业”的无缝联接，借助“桑梓之谊”的情感纽带与“关公信义”的精神内核，不断强化着异乡晋商的群体身份认同。在建筑形制方面，尽管受到了泰山地形的限制，但匠人们仍通过台地抬

升、轴线布局以及官式与地方技艺融合的做法，展现出独特的艺术表现力，既遵循传统礼制，又体现了民间匠心，使泰山关帝庙成为研究明清建筑技艺与等级文化的重要实例。同时，泰山关帝庙超越了“祭祀场所”与“商帮会馆”的单一功能定位，形成了历史、艺术、社会多重价值维度交织共生的复合型价值体系，使其成为追溯晋商脉络、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。



泰山关帝庙。 通讯员供图